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江南冬淺食事暖

陸鋒

今年的節令與物候有些錯位,日曆上已近立冬,風物卻還流連在深秋的尾巴上,倒是時光額外贈予的一段光陰。這時,江南一地的飯桌從工筆花鳥的明麗轉為了淺絳山水的溫潤厚實,呈現出另一種更為沉靜豐腴的韻味。

自然是離不開蟹的。「九月團圓十月尖」,這話是老輩人傳下來的。那蟹,用蒲草捆得結實,沉甸甸地擱在青花瓷盤裡,便自有一番氣度。李漁也在《閒情偶寄》中自道其癡:「予於飲食之美,無一物不能言之,且無一物不窮其想像,竭其幽渺而言之;獨於蟹蟹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無論終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與不可忘之故,則絕口不能形容之。」一字一句道盡江南人對蟹的深情。

耐心的人,能將蟹肉剔得乾乾淨淨,蟹殼拼回原形,尚能栩栩如生;性急的,如同牛嚼牡丹,只餘下一桌狼藉。金脂香軟的蟹黃,鮮甜緊實的蟹肉,佐以一盞滾燙的黃酒,再有些許薑醋點染,入口的剎那,只覺得整個豐腴的秋都在舌上融化了。

除了蟹,飯桌上的顏色也沉靜下來。新掘的塘藕,洗去淤泥,便露出孩兒臂似的白嫩身段,切片清炒,滿口是「噉噉噉」的爽脆;或是塞了糯米,淋了桂花蜜汁,用文火煨成糖藕,軟糯香甜,纏綿直抵人心。那藕斷絲連的纏綿裡是江南人說不盡道不完的心事。這些食物,都帶著水塘與泥土的清氣,在日子漸深的飯桌上,靜靜散發著屬於土地的、樸素的暖意。

天冷下來,人的胃口也跟著開了,總惦念著吃些篤實厚重的食物填一填。新稻登場,新米下鍋,配上醬油肉、筍丁、豌豆,燜出一鍋鹹香滾燙的菜飯。米粒油光晶瑩,鍋底結著金黃焦香的鍋巴,一鏟下去,脆響伴著熱氣——那是江南尋常人家最紮實的慰藉。

街邊也飄起糖炒栗子和烤紅薯的暖香,那甜,不張揚,卻一直熨帖到心裡去。若是能再煨一鍋老鴨湯,或是燜一鉢紅燒羊肉,熱騰騰地端上桌,便是飯桌上最厚實的風景了。油光瑯亮的蹄膀、濃油赤醬的乾菜肉,都是這個時節最踏實的暖意,一口下去,整個人便像被溫柔地包裹起來。

簷下的鹹肉,已經風乾得恰到好处。它們靜靜地掛在梁下,油亮潤澤——那裡面,應是塞滿了一整個江南的秋末與冬初吧?

說起來,吃飯也不單是吃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在這碗盞之間了。一筷一碗,一湯一飯,日子,就在這將時節煨成溫暖的日常裡踏實了起來。

這錯位的豐腴,終究是落在了最厚實的溫暖上。

冬來紅薯香

趙學潮

霜降甫過,立冬接踵而至。午後的陽光暖洋洋的,妻子把親戚從鄉下捎來的一袋紅薯洗得乾乾淨淨,放進蒸鍋。不多時,一碟熱氣騰騰、香味撲鼻的蒸紅薯就端到了我面前。我輕輕拿起一個,剝開那層薄薄的皮,露出金黃的薯肉。咬一口,綿軟甘甜的滋味在唇齒間瀰漫開來,也勾起了我心底那段深藏五十多年的記憶。

那時候,老家還不富裕,鄉親們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的,紅薯便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依靠。春天,人們滿懷期待地把紅薯苗一棵棵栽進田里;到了夏天,紅薯苗已長成茂盛的籐蔓,層層疊疊地鋪滿田地,遠遠望去,綠油油一片;入秋之後,便是收穫的時節。一個個紅薯從土裡露出圓滾滾的身子,像調皮的孩子,憨態可掬。霜降一過,生產隊就開始給各家各戶分配挖紅薯的任務。大家小心翼翼地吧紅薯從土裡挖出來,抹去泥土,摘掉根須,在太陽底下稍作晾曬,然後仔細收進地窖,留著冬春時節當糧食。

一人冬,紅薯就成了鄉親們餐桌上的主角,幾乎頓頓都離不開。清晨,一鍋熱乎乎的紅薯稀飯,米少薯多,暖身又暖心;中午,紅薯更是花樣百出一筋道滑溜的紅薯餡餅、餘味綿長的紅薯菜面、鮮美可口的紅薯菜魚、清爽宜人的紅薯菜疙瘩,還有能熱炒能涼拌的紅薯涼粉,樣樣都是歲月沉澱下來的老味道;到了晚上,常見人們手裡拿著熱騰騰的蒸紅薯,一邊吃著,一邊聊著家常。那簡單而溫暖的畫面,至今回想起來,心裡還是熱乎乎的。那時我還小,雖不討厭紅薯,可天天吃,終究也有些膩了。

後來,老家漸漸實行承包責任制,鄉親們的日子慢慢有了盼頭。有人開始種果樹,有人嘗試別的生計,田里不再只有清一色的紅薯,添了不少其他作物。隨著日子一天天好起來,紅薯在田里的身影漸漸少了,也悄悄退出了家家戶戶的餐桌,偶爾才在集市的角落裡瞧見它們。

歲月如流水,轉眼間,老家已邁入小康社會,而我也從懵懂少年變成了鬢髮斑白的老人。在縣城裡安了家,過上了城裡人的生活。白米細面、雞鴨魚肉成了家常便飯,可不知怎的,這些精細的食物吃久了,心裡卻常常覺得空落落的。

我竟開始想念起那曾經吃膩的紅薯,想念那份簡單本真的味道。

此刻,手中這個仍裊裊著香甜熱氣的紅薯,彷彿成了一座橋,輕輕把我帶回那個貧瘠卻純真的年代。每一口綿軟與甘甜,既是對往事的回望,也是對故土深深的眷戀。

跨越時光的毛衣

吳楠

這幾日天氣驟冷,翻箱子找厚衣裳,手觸到一件物事,軟軟的,茸茸的。抽出來一看,是件舊毛衣,蟹青色的,疊得平平整整,藏在幾件呢子大衣中間。我抖開它,湊到鼻尖聞了聞,只有一股淡淡的樟木味,母親當年手上的溫度,是一絲也聞不出了。

我的家鄉,冬天的冷是很難熬的。那是一種濕冷,風不算猛,卻絲絲地透著寒氣,貼著你的肌膚。這時候,一件母親手織的毛衣,便不只是衣裳,簡直是一間可移動的、暖和小屋子了。

母親織毛衣,大抵總是在秋深以後。

晚飯收拾過了,碗筷的叮噠聲歇了,屋裡便靜下來。那時節沒有如今這許多消遣,一盞電燈,黃黃地照著,便將一家人的影子聚攏在光底下。父親靠在藤椅裡看報,我趴在桌上對付那總也做不完的習題。母親呢,就搬張竹凳,坐在稍遠些的門口,就著門外那一點點最後的、微弱的天光,開始她每日的功課。

她先從一隻舊藤籃裡,取出那團繞得鬆鬆的線球,和兩根磨得油光水滑的竹針。然後,身子便微微地俯下去,只聽得竹針相觸,發出極清脆的聲響。那線團在她膝上,慢慢地、有節律地消瘦下去,而竹針上那蟹青色的織物,便一寸一寸地,像春草破土般,生長起來。

織一件毛衣,是件繁複的工程。光說這起頭,便見功夫。線不能太緊,也不能太鬆。

太緊了,領口便僵著,套不進頭;太鬆了,又耷拉著,不成樣子。母親總是一遍遍地比量,用針在我肩頭、胸口輕輕地點著。織到分袖籠、挖領口的時候,就更見繁瑣了,要一針一針地加,一針一針地減,那竹針上便排滿了細密的線圈。我那時耐性不好,看她織了拆,拆了織,便覺得不耐煩。

有一晚,我半夜裡醒過來,口渴得

緊,蹣跚著去堂屋倒水。一掀布門簾,卻見燈還亮著。母親仍坐在老地方,只是膝上蓋了條舊毯子。她聽得我出來,抬起頭,眼裡有些紅絲,卻溫潤地笑著,低聲問:「吵醒你了?」我搖搖頭,看見她手邊放著一把小小的剪刀,還有拆下來的半截袖子,想必是哪裡織得不滿意,又返工了。那一刻,我彷彿覺得這寒夜的冷氣,都被這暖意驅散了。

後來,我離家讀書,工作,衣櫃裡漸漸掛滿了各色機織的毛衣,平整,花哨,什麼樣式都有。母親織的毛衣,便穿得少了。她也不再常織,只說眼睛花了,怕對不准針數。

有一年回家,說起如今的羊絨衫輕暖,她聽了,默默記在心裡。第二年回去,她竟拿出一件米白色的羊絨衫來,還是手織的,針腳卻明顯地不如從前勻淨了,有些地方,能看出接線頭的小疙瘩。她有些不好意思,說:「這種線太滑,不聽使喚,織得不好看。」我穿著卻覺得異常合身,那一點點的疙瘩,磨在皮膚上,有一種異樣的溫柔。

我將手裡這件毛衣重新疊好。窗外,只有干冷的風,吹著光禿禿的樹枝。但我摩挲著這毛衣細密的紋理,忽然感受到那穿過幾十年的光陰,為我保存住那一小團、永不冷卻的暖意。



天津「修補巷」：

老手藝在新需求中延續生機補足幸福

中新社天津11月18日電 每天早晨7點左右,天津市河北區「修補巷」商街的三十來家小修小補店舖就會陸續開張,街街上漸漸響起縫紉機的嗒嗒聲、修鞋錘的咚咚聲、磨刀時的沙沙聲……

修補巷是全國首個小修小補主題街區,開街已有一年半,通過提供修鞋修錶、織補改衣、皮具養護、修車磨刀、修家電改首飾等百餘種便民服務,惠及周邊30萬居民,日均服務千餘人次。

顧客中不僅有惜物懷舊的老年人、講究「棄之可惜,物盡其用」的中年人,更有大批年輕人,他們或是為自己的品牌皮包尋求高性價比修復,或是希望通過精準改衣讓心愛的服飾重獲完美合身,或是因為鍾情「復古風」而要求更換皮鞋鞋底以求做舊質感……

經營皮具店的李濤表示,過去來的顧客都是老鄰居,現在則有很多通過社交平台慕名而來的年輕人,「他們說我這裡性價比更高」。

修鞋舖的師傅馬小平一邊拆著一雙馬丁靴的鞋底一邊告訴記者,這鞋屬於一位年輕人,「他要求完整保留馬丁靴鞋面、換掉舊鞋底。其實這樣修費工夫的,但顧客說就喜歡那種復古質感,越舊越好看。」

開街以來,李波的磨刀店已修磨了逾2000把刀具,單價在10元(人民幣,下同)至18元之間。他說,如今,「除了過去的老街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專程帶著品牌刀具前來保養。懂得珍惜物件,注重日常養護,非常難得。」

在一家織補改衣店,織補師殷明說,花費約百元就可以讓一件擱置已久的呢子大衣

重新合身。不過,要找到最接近的羊毛線,還要把蟲蛀的小洞修補得幾乎看不出「破綻」,「這可是個細緻活,每個環節都不能馬虎」。她記憶最深的,是有一位大爺帶來結婚時妻子送的襪子,穿用了三十多年,現在就想補好了留存著。

為過往的時光留下浸染生活痕跡的舊物,為失去的摯愛親朋保存觸手可及的記憶,是多數中老年顧客的初衷。

修錶匠王晴川就遇到過許多特別的委託。曾有顧客拿著離世朋友生前所贈手錶來修,因為「錶雖不走了,但記憶不能停」。

「昨天來了一位坐著輪椅的94歲老先生,由女兒女婿陪同來修錶。手錶本身不貴,但換零件需要150元。他們說,修好這塊舊手錶就是為了留一份念想。」

電器修理師傅韓紅平說,一些老式半導

體收音機、錄像機,現在很難找到修理的地方。「有些東西二三十元就能買新的,但老人們用慣了捨不得扔,堅持修這些「過時」的東西,就因為它們承載著太多記憶。」

張金廣的修車攤已擺了20多年,見證了自行車從主流代步工具到被共享單車衝擊的變遷,但他始終每天早六點半出攤兒,「老街坊習慣了我這兒,車子有點小毛病,順路就推來了」。記者採訪時遇到70歲的李硯華推著自行車來找張金廣,他說,「現在找處修車不容易,上幼兒園的和上小學的兩個小孫子都靠這輛車接送了。」

修補巷中近40位手藝人堅守著這些看似不起眼卻與普通人生活息息相關小修小補技能,讓它們在新需求中延續生機,正契合巷口標語所寫的一一「修復時光、補足幸福、嚮往美好」。

陳壽建家屬捐石總福利金

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陳體育委員壽建鄉賢,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二十九分,逝世於

崇基醫院,享壽七十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體育委員壽建鄉賢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總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總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致申謝忱。

陳壽建家屬捐致公黨總部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本總部陳建設主任壽建大哥,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二十九分,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建設主任壽建大哥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總部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總部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總部敬領之餘,並申謝忱。

王經展捐

南島貿易商聯誼會福利

菲律賓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聯誼會王副理事長經展同仁令尊王明山老先生,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晚七時五十三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越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王副理事長經展同仁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令尊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聯誼會,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特捐菲幣伍萬元,

充作本聯誼會福利基金之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聯誼會敬領之餘,並申謝忱。

陳壽建家屬捐

菲律賓華商經貿聯合會

菲律賓華商經貿聯合會訊:本會陳榮譽會長壽建先生,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二十九分,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榮譽會長壽建先生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並申謝忱。

陳壽建家屬捐

菲律賓一路發商會福利

菲律賓一路發商會訊:本會陳名譽副會長壽建先生,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二十九分,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名譽副會長壽建先生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並申謝忱。

訃告

吳文章 (石獅市寶蓋鎮松茂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街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八時

曾黃清芬

(晉江下營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街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

莊陳淑賢(青陽希信)

逝世於十一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街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二日下午二時

流芳百世